

公正良正



程德慎◎著

反腐记



与人类生存相伴相随的任务
建设和制度行为发不可收的
时代风气的助长
国民性改造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014036465

I247.57
3340

公正 反 庸 记



程德慎◎著



北航

C1723574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I247.57
3340

201400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良正反腐记/程德慎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5102 - 1106 - 5

I. ①公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0480 号

公良正反腐记

程德慎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11 号 (100144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 zgjccbs. com)

电 话: (010)88960622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50029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mm × 1000 mm 16 开

印 张: 20 印张

字 数: 273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一版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2 - 1106 - 5

定 价: 35.00 元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内容提要

望安县坐落在江南山区，风景秀丽、物产丰富，勤劳善良的人们，世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、休养生息。亘古不息的寒塘江，自望安县迤迤而下，萦绕在杜宇镇之侧，而千年古刹望安寺，就深藏在杜宇镇的密林之中。时空变换，并不能湮灭曾经的悲壮和凄婉；物是人非，并不能阻断历史的脉搏和纽带。一方原本平静、秀美的山水之间，却衍生出离奇、悬疑和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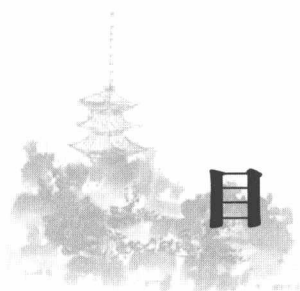
半个世纪前，日寇铁蹄残忍的践踏了这片净土，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！40多年后，军国主义的新生代，仍然亡我之心不死，疯狂追寻一去不复还的旧梦，无耻觊觎中华民族的资源 and 财富，假借中港合资为名，暗中非法盗采珍贵的稀土资源，为复活万恶的军国主义所用。一场丑剧在望安县和杜宇镇之间次第上演。于是，阴谋与罪恶，权力与金钱，情感与兽欲，攫取与谋杀交替上演，形形色色的为非作歹之徒、厚颜无耻的卖国之辈纷纷登场。当年731魔窟豢养的嗜血狼蛛魅影频频出现；地矿勘查员骤然死于非命；反腐志士纪检组长意外猝死；恪尽职守的村长被诬陷成为特大贪污犯，险遭灭口！优质稀土资源被非法盗采……

与此同时，望安县暨杜宇镇的极少数当权者，利欲熏心、权力寻租，官僚主义膨胀，贪腐之风盛行，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，为虎作伥，谋取一己之私利。民主法治荡然无存，恶人称霸一方，好人备受欺凌，人民群众如覆盆之下难望青天。望安县和杜宇镇，笼罩在阴云黑幕之中。

代理县长公良正受命于危难之际，共和国将军之后，继先烈之遗志，荷百姓之厚望，高悬国法、党纪正义之剑，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、以超凡的理性智慧和大无畏的反腐倡廉精神，立百姓安危为根本、行风清气正作大义，同公安、检察干警甘苦与共，深入一线历经艰难险阻，与歹徒斗智斗勇，彻底挫败了罪犯的阴谋，斩断了践踏、蹂躏法律和良知的黑手！法网恢恢、疏而不漏，胆敢以身试法的犯罪嫌疑人，终于黔驴技穷、束手就擒。民主法治的尊严重重新光照望安古县，杜宇镇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杜宇春晓。国家的富民政策和改革开放的成果，惠及千家万户和每一个平民百姓。

新时期人民的好县长公良正，带领忠于职守的执法者和正直善良的人民群众，在阅尽人间沧桑的寒塘江边，谱写了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新篇章。

作者通过叙述一段跌宕起伏、惊心动魄的故事，意在表达清明政治、反腐倡廉的主旨。但是对于控诉军国主义的罪行，特别对于警醒人们提高警惕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，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无影杀手 /1
- 第二章 走马上任 /21
- 第三章 风清气正 /51
- 第四章 寒塘藏剑 /77
- 第五章 暗度陈仓 /93
- 第六章 古镇奇遇 /117
- 第七章 冰山初露 /143
- 第八章 困兽之斗 /177
- 第九章 古刹狼蛛 /205
- 第十章 真相大白 /237
- 第十一章 杜宇春晓 /261
- 第十二章 宝鼎出世 /301

第一章 无影杀手



(一)

“安民告示！安民告示！”杜宇镇那辆破旧的宣传车背负着两只高音喇叭，跌跌撞撞从镇政府大门喧嚣而出，一名汉子用手拿着扩音器紧凑嘴边，在宣传车内大声吼道：“今天早晨，自车站至镇政府门前公路、大街两边，一律不得摆摊设贩！违者严惩不贷！”那种无限高分贝的扩音效果，就像乌云遮盖下的滚滚惊雷，令人震耳欲聋。

然而真正令老百姓不寒而栗的，则是紧随宣传车而出的“执法人员”——他们左臂上戴着鲜红的袖章，上面凸显出两个黄色大字“综管”。为首者叫布承启，是个二十八、九岁的青年，个头大大的，身体还算壮实，黄褐色的八字眉下面，毫不掩饰地露出两只桀骜不驯的眼珠，三七开的头发有点零乱，面色苍白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歪咧着阔嘴大步向集市上的人群走了过去，身后跟着两个懒懒散散的部下。

布承启所在部门的全称为：“杜宇镇城建、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”，连布承启在内一共有五个人。设立这样一个办公室，是杜宇镇镇长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，集城市建设、治安管理等多项职能为一体，大到镇容市貌、拆迁改建、道路商场；小到旅馆车站、餐饮洗浴、摆摊设贩；甚至连老百姓按门打灶、淘米洗菜等日常生活小事都有权管理，所以又称之为“综管办”。一句话：“综管办”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什么都可以管。由于是镇长的“御林军”，所有的人，包括镇政府的大小干部们都侧目而视。因此“综管办”的五个“执法人员”在杜宇镇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，横行霸道、欺男霸女、吃拿卡要，各种坏事应有尽有。杜宇镇的老百姓背后都称他们叫做“五鬼”。

两个部下用宣传车开道之后，布承启扯开嘶哑的喉咙叫道：“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！路两边一律不准摆摊……违者重罚！”“这是我们综管办布主任”，一个尖脑袋“执法人员”立即补充道：“布主任亲自来安民告示，大家赶快离开，不要说我们没有打招呼！”另一位矮个子板刷头的“执法人员”叫小季，有意亮出一本厚厚的罚单，虎视眈眈地瞄着集市上的人群。

今天是二十七日，杜宇镇每月逢七是大集，自车站至镇政府门前大约三里长的公路穿街而过，历来是杜宇镇村民赶集的地点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集市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早已无人深究，人们渴望通过这种充满未知的集市交易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换为生活上的一些必需。

清早，没有散尽的晨雾还依稀挂在林荫之间，赶集者就在临街公路宽敞

的两侧摆起了长队。各种小百货商品、农家自产自销的五谷杂粮、菜蔬瓜果、家禽家畜以及手工艺品等，博采纷呈、琳琅满目。当然，镇上的商家还有外地的生意人也不会错过良机，总是早早地在集市中显眼的位置摆好摊位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戴的应有尽有。一时间各种促销音响像夏天的知了一样，杂乱无章地叫了起来，买卖人的吆喝、讨价还价的争执、亲朋好友相见后互道寒暄和问讯，还有家禽家畜的鸣叫声、孩子们的喧闹声等，真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，构成了一曲江南农村浑厚而淳朴的交响音乐。

喧嚣的高音喇叭和“执法人员”的吼叫，使所有赶集的人们如梦初醒，他们不得不竖起耳朵听那闹心的噪音，不得不睁开眼睛看那种霸道而低劣的表演。稍微细心点的人们则不难看到：原来在公路上空——也就是自己的头顶上，隔近不远扯起了两道横幅标语，晨岚散尽之后，红布上的黑体字露出了真容，一幅上写着：“热烈祝贺杜宇镇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”；另一幅上则是：“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我镇检查指导工作。”

“唉，怎么又在开会啊？”一位四十开外的村民，一面整理着担子里的物品，一面嘟囔着。

“我们镇里的干部就是这事！”路边包子店胖胖的于老板腆着肚子，粘满白面的手在围腰上蹭了蹭，调侃道：“就像我一样，不做包子就失业了，哈哈……”

“看样子，上面的大领导马上就要来了！”卖农具配品配件的小瘦子收起拉拉杂杂的东西，望望于老板蒸笼里热气腾腾的包子，羡慕地说：“还是你们卖吃的生意好，不像我们这行当，简直跟讨饭的差不多！”

“小老弟，你是说那边吧？”卖包子的于老板用手指指对面说：“有钱的、有权的都进了宇鼎楼，吃喝拉撒睡一条龙服务，谁走错了路也不会到我包子店来啊……”

公路对面与包子店相距一箭之地，就是坐落在镇政府东面的“宇鼎楼宾馆”，虽然已经上午七点多钟了，宾馆门上的霓虹灯还在懒洋洋的闪烁。

“别在这儿狗扯羊腿了，快走！”人称老梁头的村民指着越来越近的“执法人员”，做了一个掀摊子的手势，于是大家噤若寒蝉，慌慌张张带好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相继离去。

这时，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黄大爷，佝偻着腰正准备挑起菜筐子，可是一根筐绳不小心挂到路边的树桩上，刚往起用力，那只菜筐子歪斜了，西红柿、辣椒撒了一地，有几个胆大包天的马铃薯居然还滚上了公路。

“这怎么好？这……”黄大爷嘴里面念念有词，哆哆嗦嗦的双手却一点儿不敢怠慢，把地上撒落的蔬菜捡到菜筐子里，旁边几位乡亲见状也上前帮忙。黄大爷刚准备把公路上的马铃薯捡回来，“执法人员”就过来了，三条大汉像

一堵墙似地挡在老人面前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，嗯？”布承启耸耸鼻子，咧着大嘴训斥道：“你们把安民告示当耳旁风啊，喇叭都叫了半天，怎么还不走？”

“这就走……这就走……”黄大爷不想也不敢再捡回马铃薯了，惊恐地挑起菜筐准备离开，不想那只筐绳还缠绕在树桩上，用力一拽，菜筐子竟然翻了个底朝天，满筐的菜再次撒落一地。

“叫你捡！叫你捡！”布承启蹬着那双油光锃亮的牛皮鞋，无情地在蔬菜上面乱踩一通，嘴里面骂骂咧咧：“今早晨我觉都没睡好，来为你们服务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你们磨磨蹭蹭的就是不肯走，看来不抓个把典型还说我们是空气振动呢，小季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把菜挑到政府去！”

“是！”矮个子板刷头响亮地答应一声，把罚单揣进口袋，上前准备夺过黄大爷的扁担，老人哪里肯放？两人正纠缠之际，一个幽幽的声音发话了：

“咦，这不是‘不成器’吗？什么时候当主任了？”原来是老梁头，刚准备离开时看到黄大爷遇到麻烦，又返了回来。

“老梁头，没你的事……”布承启见有人揭自己的绰号底子，很有点懊恼和尴尬。布承启青少年时期，是杜宇镇有名的“二混子”，镇上的人都叫他“不成器”，而他的父亲就是本镇的最高行政长官——镇长。说来有趣，布镇长名叫布尚贤，因嗜酒如命，豪饮无度，所以又被人起了个绰号叫“不上线”。布镇长见自己的宝贝儿子既不好好读书，又不好好做人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好利用职权把布承启送到部队里管了两年，前些年退伍回来，安置在本镇城建、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上班，属于有正式工作的乡镇聘用人员。没多久又给布承启娶了老婆，总算安家立业了。但是布承启一贯游手好闲、吃拿卡要、逞强斗狠的秉性并没有改变，“不成器”还是“不成器”。没想到时间不长，布承启摇身一变，竟成了镇政府管理部门的“主任”。

“怎么没有我的事？”老梁头歪着脑袋站在布承启面前，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几位“执法人员”，仗义执言道：“有道是，大路不平旁人铲修，大爷比你们老爹年龄还大，你们就忍心没收他的菜？”

“什么平不平，我们是执行公务！”

“别狗扯了吧！”老梁头抱着粗壮的双臂，一米八的身板，古铜色的肌肉显示出一种挑衅，三十出头的汉子走南闯北，历过艰辛、经过世面，居然毫无惧色，冷冷地说：“这话留着回家说给你镇长老爸听，咱老百姓是打破碗说碗、打破碟子说碟子，这叫做遇事说理！”

布承启知道老梁头在杜宇镇是出了名的“刺猬”，孤身只影，一人吃饱全

家不饿，而且专爱打抱不平。但是，面对眼前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，综管办主任的面子无论如何跌不起，于是大声吼了起来：

“老梁头！识相的马上离远点，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老梁头不屑地讽刺道：“在我们平头老百姓看来，天天都差不多，吃上餐愁下顿，没什么特别。不像你们当官的，今天是一桶金，明天是一桶银！”这话一出立即引起围观者的哂笑。

“没功夫听你胡扯！”布承启“唰”的一声拉开黑色公文包的拉链，掏出一份文件严肃地递给矮个子板刷头，高声命令道：“小季，念给他们听听！”后者则庄严地掂起脚，拉长声音念道：

“通知，经县委研究决定，县委副书记邹泛长同志到你镇调研指导工作，请务必做好接待安保工作任务。中共望安县委办公室。”

“这回你们知道了吧！”布主任将文件收回，显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，得意洋洋地向老梁头和围观者宣告：“县上的大领导要来，我们是公务在身没办法，请大家支持工作！否则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谁敢负责？”

一些胆小的围观群众见状立即悄悄走开了，胆子稍微大一点的人，虽然没有离开，却也不敢出声。卖菜的黄大爷走到老梁头面前说：

“梁子，菜我不要了，你别惹他们啊！”

“哈哈、哈哈！”老梁头大声笑了起来，“管他哪来的大领导，没说要老百姓的菜吧？”老梁头指了指几个“执法人员”说：“你们知道大爷这担菜翻了几遍土、挑了几多水、担了几桶粪、流了多少汗吗？”

布承启与几个部下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“知道你们说不上来！”老梁头鄙夷地数落道：“这担菜在你们眼里不值一文，对大爷来说却是血汗钱，说没收就没收，这是哪家的王法？”

“看来你是存心跟政府过不去啰？”布承启显然没有耐心再磨嘴皮子了，掏出手机一面拨号、一面威胁道：“阻碍执行公务是要负那个什么——法律责任的，老梁头，你就准备到派出所蹲几天吧！”面对老梁头这样的强者，布承启有点心虚，不得已准备向镇公安派出所搬救兵。

黄大爷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，用颤巍巍的双手硬是把老梁头推开，然后走到布承启的面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哀求道：“布主任，您行行好，别抓人……菜我不要了还不成吗？”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！撒赖是不是？”布承启一面推开黄大爷的双手，唯恐老人的手挨到自己西服上，一面神经质似地向后退了两步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真是犯贱！我要让你们看看与政府作对的下场！”

“布主任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”随着嚤哼的声音，一个清丽的身形快步走到黄大爷面前，扶起老人，并用那双芊芊细手为老人拂去膝盖上的泥土。

“咦——这不是谷琴表妹吗？”布承启顿时觉得眼前一亮，歪咧着大嘴半天合不拢，连口水都流出来了，硬装出几分斯文样子问道：“你不是上艺术学院了吗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我可不敢与布主任高攀。”谷琴自然也姓布，与布承启是远房宗家，不过已经出了五服之外，按照民间说法：一代亲、二代表、三代四代都拉倒。布谷琴今年25岁，秀外慧中，四年艺术学院毕业后，民乐、西乐都有所涉猎，特别是钢琴造诣尤深。但是当下要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岗位谈何容易，所以回家帮助体弱多病的父亲务农。今天也挑了一些农副产品，到集市上换点钱给父亲诊病。她与黄大爷、老梁头都是南河村人，而且与黄大爷比邻而居。看到场面越来越不好收拾，不得已站出来说说情：“大爷和我一道赶集，大妈还叫我照顾他老人家，又不是故意挡你们政府的道，当官的何必与我们老百姓一般见识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布主任似乎有点为难，用手挠了挠头，又像模像样地与身边的部下耳语一阵，终于网开一面，一改刚才凶神恶煞般的形态，轻言细语地说：“好吧，既然表妹说了话，我不能不给面子……”说罢，努了努那张阔嘴，矮个子板刷头会意地放下扁担，并向上司做了个鬼脸。

“那就谢谢布主任了！”布谷琴赶紧帮助黄大爷把地上的菜捡到筐子里去，几个围观者也大着胆子上前帮忙，只有老梁头冷眼相看，气愤的不发一语。

“老家伙，下次别碰着我们，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！”布主任瞪了黄大爷一眼，转瞬间又堆下笑脸与布谷琴套着近乎说：“表妹啊，那天有空到我这里玩玩，有什么困难跟我说……别忘了表哥！”

“嗯……”布谷琴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。

“哼！”老梁头向地上“啐”了一口吐沫，一伸胳膊把黄大爷的菜挑子揽到自己的肩上，头也不回地先走了。布谷琴则搀着大爷，边走边安慰着。

高音喇叭又喧嚣起来，耀武扬威的“执法人员”随着宣传车扬起的灰尘鼓噪而去。

(二)

上午9点左右，两辆轿车风驰电掣般向杜宇镇驶来，前面是警车开道，后面紧跟着一辆黑色尼桑豪华型轿车。此时镇政府前面的马路上，已经少有人行了，临街的店面零零落落的半开着门，包子店于老板伸出脑袋踮起脚对外张望，见警车呼啸而来，吓得赶紧关了门，生怕惹上什么麻烦。

镇政府门前早早站着一排等候迎接县上领导的人们，打头的当然是镇长布尚贤了，今天是决定他政治生涯的重要日子，多多少少有点诚惶诚恐。黑

胖的脸庞簇拥着失神的鼓眼泡充满期待，为了注重仪表，他特地穿了一身浅棕色西服，深红色条纹领带从短粗的脖子上费力地缠绕而下。虽然还是暮春天气，头上的微汗却从刚焗过油的发根不断溢出，不得不用手绢频频擦拭。布尚贤今年已经57岁了，虽然不是本地人，但是自从走上工作岗位就没有挪过地方，满打满算在杜宇镇工作了36个年头。除办事员外，他干了三届副职加上两届正职，到后来镇长、书记、人大主任三位一体，杜宇镇成了布尚贤名副其实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独断专行、为所欲为是他的一贯作风。

奇怪的是：年年工作考核，上级领导总是给予杜宇镇充分肯定，各种奖牌、奖状、锦旗，在杜宇镇的荣誉室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！布尚贤个人也因此美誉加身，诸如省级劳动模范、十佳镇长、开拓型管理者等。上面的领导对这位杜宇镇的“领头雁”如此信任，那么下面的部属们对自己的“家长”也只能唯唯诺诺。布尚贤一路走来官运亨通春风得意，真可谓踌躇满志、趾高气扬。不过好景不长，眼看着布尚贤即将年届六十，任凭你何等牛气哄哄，演员终究要到谢幕的时候。去年杜宇镇获得批准为标准集镇，在行政上上升为副县级，推荐、考察新的领导班子时，人们普遍认为老布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了。因为布尚贤年龄偏大，又无大专以上学历，按照干部“四化”标准起码少了“两化”，即年青化、知识化，应该没戏了。但是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让人们出乎意料：布尚贤依然是镇长、书记和人大主任的不二人选。原因很简单：一是县上领导，特别是分管干部的邹副书记，对布尚贤十分信任和赏识；二是据说布尚贤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大功，是抗日英雄，这个绚丽的光环不止一次照亮了他的晋升之路。

镇人民代表大会开了三天，在县委组织部任科长的组织、计划和部署下，所有程序顺利进行，今天上午是县委副书记邹泛长，亲自到会宣布选举结果的，新一届当选镇长即将揭晓。

尼桑轿车并没有理会站在镇政府门前的欢迎者，径直开进大门，停在政府办公楼西侧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，欢迎的人们又慌忙簇拥过来。

邹泛长下车了，清瞿而苍白的面容与喉节凸起的细颈子，显示出刚愎自用的性格。个头与布尚贤差不多，大约在一米七左右。虽然瘦弱的身材十分单薄，却习惯穿一套宽大而笔挺的西装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实在有几分虚张声势和附庸风雅。邹泛长与布尚贤象征性地握了握手，并用余光从四百度近视眼镜里扫视了一下欢迎者，威严并不置可否的“嗯”了两声。

杜宇镇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正式开会，主席台正中端坐着邹泛长，左侧是布尚贤，右侧是任科长；其余副镇长、副书记、副主任、纪检组长依次各就各位。今天主持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最年青的副镇长刘解舟。

“首先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县委邹书记莅临我镇指导工作！”

刘解舟说罢带头鼓起掌来，“哗……”全场顿时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，邹泛长高兴地站起身，举起那双文弱而苍白的双手，向与会者频频致意。

“开会了！”刘解舟用硬生生的普通话大声说：“首先报告与会代表人数：大会代表 127 人，实到代表 124 人，符合法定人数，会议有效！现在，请邹书记宣布选举结果！”

任科长站起身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恭敬地递给邹泛长。后者把信封像模像样地对台下代表们展示一番，就像魔术师向观众展示道具一样，表明信封原封未动，并且绝对没有做任何手脚。邹泛长当众启封后取出文件，用手指优雅地扶了一下金丝眼镜框，约略扫视了一眼，然后习惯性地吧瘦长的脑袋偏向左侧，像作报告一样宣布道：

“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这次代表大会是杜宇镇一件政治大事，在各位代表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，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，我代表县委、县政府表示热烈祝贺！”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邹泛长示意代表们掌声平息后，继续说：“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，就是选举产生新一届镇长，为了充分体现公平、公正，为了充分体现任人唯贤，根据有关规定我们实行差额选举的方法，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考核确定了两名候选人：一位是上一届镇长布尚贤同志；一位是镇党委纪检组长谢孝中同志……”布尚贤满面红光的应声而起，向代表们颌首致意；纪检组长谢孝中也礼节性地站起身，不过脸上毫无表情。

“下面我宣布，布尚贤同志得票 101 票，谢孝中同志得票 26 票，当选人为……”邹泛长有意停顿了一下，接着高声宣布：“布尚贤！”

邹泛长带头鼓起掌来，于是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！

“各位代表！”主持人刘解舟不得不扯起喉咙，压倒会场中的鼓噪声，无比兴奋地说：“会议到此结束……全体与会者到宇鼎楼餐厅就餐！”

会场的大门彻底敞开了，代表们像潮水般涌出门外，各种心情、各种神态形成各种议论：

“什么差额选举啊？还是那个还……”

“我早就说过没有悬念！”

“布老板是稳坐钓鱼台嘛，人家是谁？上头有人……”说话者竖着食指对天上指指。

“哎，陪选的滋味可不好受啊！”

“别瞎说，谢组长可不是那种人！”

“听说布老板给部下发了这个……”另一个说话者诡异地做了个数钱的动作。

“嘘……闭上你的臭嘴！”

“哈哈，哈哈……”

不着边际的闲言碎语交汇成喧嚣的声浪，一直流进宇鼎楼、流到餐桌前，豪奢而丰盛的珍馐美味终于让人们安静下来了。

镇长办公室里只剩下邹泛长、布尚贤以及县领导的驾驶员小丁。布尚贤诚惶诚恐地从文件柜中取出一个浅黄色布包，小心地放在茶几上说：

“邹书记，这是上品宣纸和一方端砚，我个人的一点意思……”

“这样不好吧？”邹泛长并没有正眼相看，却王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咱们之间可不能搞得太俗气了哦！”

“哪里、哪里，邹书记不仅是清正廉明的父母官，还是大书法家，这上品宣纸和端砚也只配您用，再说……”布尚贤像个诚实的小孩子似的，站在这个比自己小五岁的邹副书记面前虔诚地表白道：“属下个人对领导的敬意不违反规定吧？”

“好吧，下不为例！小丁……”邹泛长用手作了个示意，驾驶员小丁便费力地将黄布包夹在腋下，布尚贤借送驾驶员出门之际，又从另一个三角柜中取出两条中华香烟，轻轻地附在小丁耳边说：

“司长，这是给您准备的……”

“谢谢、谢谢！”小丁把中华香烟夹在另一边，楼梯上传来驾驶员轻盈的脚步声。

这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，布尚贤急忙接听：

“喂，小刘吗？唔……好的、好的，我马上向邹书记汇报！”原来是刘解舟请领导们赴宴了，布尚贤赶紧请示道：

“邹书记，那边都准备好了，您看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们马上过去！”

按照惯例，像这样的大会结束时聚餐，除了与会代表以外，全体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幸参加，刘解舟今天忽发奇想，没有给领导们另外单设小包厢，而是集中在宇鼎楼大餐厅之中。最南端居中一张大圆桌，是县上领导和镇政府班子成员的席位，然后从南到北依次成双排排列，一共是19桌，为了庆祝杜宇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提升，格外上了好菜、好烟、好酒，每桌餐饮标准高达4000元左右，也就是说光这一餐就耗费7万余元！当然，这个标准是镇政府当家人布尚贤决定的，独断专行的“一把手”从来不吝啬用国家和人民的公款，来体现豪奢和气派！

刘解舟恭敬地把上级领导迎到席位上，布尚贤似乎发现了什么：

“小刘，今天怎么换了格局啊？”

“镇长，今天是大喜的好日子，我想让县委领导与民同乐！”

“嗯，不错……”邹泛长称赞道：“老布啊，你这个助手还行吧？”

“小刘是邹书记的学生”，布尚贤恭维地说：“而且又是您亲自选拔的青年

才俊，错不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周围发出了谄媚的笑声。

“大家各就各位，都坐好了！”刘解舟是当然的宴会主持人，得到县委领导的赞赏，很有点受宠若惊，以致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：“今天县委领导在百忙之中莅临我镇指导工作，现在又亲自出席宴会，与民同乐。我提议：请大家斟满酒杯，向尊敬的邹书记敬酒！”

“好！”很多人附和起来，大厅里一阵躁动。

“慢！”纪检组长谢孝中从自己席位上站起身，走到邹泛长和布尚贤之间，轻声请示道：“邹书记、布镇长，我有几句话要说，你们看……”

“嗯。”邹泛长嗯了一声，算是同意了。布尚贤点起一支中华香烟，似笑非笑地望着面前的酒杯不置可否，县委领导已经表了态，自己不好再说什么。况且，落选的滋味毫无悬念地由这个冤家对头来品尝，布尚贤很有些幸灾乐祸。以己度人，此时此刻谢孝中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“各位代表，同志们！大家都认识，我就是镇党委纪检组长谢孝中。”谢孝中清清嗓子，朗声说道：“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我只讲三句话，第一句：我们镇目前还是贫困镇，去年遭遇特大水灾，全镇 84952 人有一半还处在温饱线以下，所以我认为公款吃喝——特别是大吃大喝，严重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廉政规定，严重违反了人民的意愿！”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了，就像一池浑水被凛冽的严霜澄清了一样，各种形态和各种吃相顿时历历在目：有的人用筷子费力捕获一只大龙虾；有的人端着酒杯，准备了一肚子奉承话正要借花献佛；有的人则用粗壮的手指刚好摁住一只鸡腿……但是都没有来得及改变姿态，好像电影胶片定格了似的！

“第二句”，大厅天花板上悬挂的吊灯被震得“嗡嗡”作响。“中纪委和上级党委三令五申，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，但是在我们杜宇镇从来就得不到执行，作为纪检组长，不能有效监督和阻止这样的大吃大喝，我深感愧疚！”

邹泛长脸色顿时苍白的可怕，如果知道谢孝中要说这样的话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！布尚贤的脸色恰恰相反，像变质的猪肝一样，头上的青筋爆出，恨不得把这个搅局的怪物一口吞下！但是，谢孝中所说的全是正路正理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他们既没有理由，也没有胆量出来阻止，这就叫做“邪不压正”！

“第三句”，谢孝中看看面前的就餐者，平静地说：“邹副书记分管干部和纪检工作，是我的直接领导，为了履行纪检组长的职责，为了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利，我署名举报杜宇镇的违法违纪现象，请组织上依法依规查处！”

谢孝中说罢，把举报信当面郑重地呈交给邹泛长，然后头也不回、从容

地离开了宴会大厅。

一些有良知的参宴者听了谢孝中的话，虽然摄于布尚贤的淫威，但仍然三三俩俩溜之大吉，而剩下的食客们纵然馋涎欲滴，恐怕也是没什么胃口了！

“嘭！”邹泛长用瘦弱的拳头狠狠地砸在餐桌上，犀利的目光逼视着布尚贤和刘解舟，一言不发，然后愤愤地离开了餐厅。

宇鼎楼大门前一阵骚动，警车惊慌地鸣叫起来，豪华尼桑轿车飞驰而去！

布尚贤气喘吁吁地赶出来，叫了一声：“邹书记，您走好！”回答他的是轿车腾起的烟尘！回头看到刘解舟跟在自己身后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吼骂道：“蠢货，都是你做的好事！”

（三）

布尚贤一头扎进宇鼎楼贵宾室里，今天发生的事让自己颜面尽失！而且更为担心的是谢孝中的举报信，究竟是什么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他用手捶了捶太阳穴，鼓眼泡透着狰狞的绿光，大脑里还在一刻不停地胡思乱想：

“唉，要是不把县上领导安排在一个餐厅就好了，想不到出这么大的洋相，这个刘解舟真不是东西！可是分开就餐，事情就不会发生吗？”布尚贤摇摇头，因为他深知谢孝中这个“搅屎棍子”的秉性，自从来到杜宇镇就总是和自己过不去，简直是前世的冤家、今生的对头。

“哼，该来的终归要来，这个可恶的谢孝中居然当众举报！幸好来的是邹书记要是别的什么领导来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！”

布尚贤早就知道，镇里有人曾经多次写过自己的举报信，至于举报的内容，有的了解一些，有的则不得而知。为此，布尚贤在镇里暗暗进行过排查，嫌疑最大的人当然是谢孝中。不过，由于有邹泛长等人的庇护，这些举报信犹如石沉大海，连布尚贤的半根毫毛都没有触动。所以，对于凡此种种举报行为，除了增添布尚贤的内心仇恨而外，一概被布大镇长嗤之以鼻。于是转而又想：

“好在这次是当面锣、对面鼓，虽然明着唱反调让自己下不了台，但是至少看清楚是谁在举报自己，俗话说：‘明枪好躲、暗箭难防’！背后下手当然更可怕！”

“好啦……好啦……”宇鼎楼宾馆经理瑶敏敏递上一杯茅台酒，温存地说：“我的大镇长，再这样绷着脸吓死人了……来，喝杯酒消消气。”

布尚贤接过酒杯一饮而尽，牙缝里蹦出来几个字：“那个蠢货在哪儿？”

“把你的钟馗像收一收”，瑶敏敏满脸笑容地回答说：“我到门口叫去！”

布尚贤和瑶敏敏虽然都没有说出名字，但是所指的是同一个人——刘